當事人：劉○俊（已歿）

申請人：劉○珮

劉○俊因以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案件，受海軍總司令部 39 年 6 月 27 日(39)翌晏字第 0888 號刑事有罪判決，經申請平復，本部處分如下：

主 文

確認劉○俊受海軍總司令部 39 年 6 月 27 日(39)翌晏字第 0888 號刑事有罪判決中關於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之刑事有罪暨其刑、沒收之宣告為司法不法，並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

事 實

一、申請意旨略以：申請人劉○珮之父即當事人劉○俊因以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及聽從煽惑逃叛案件，於民國 39 年 5 月 25 日受海軍總司令部羈押，其中「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部分，經該部(39)翌晏字第 0888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褫奪公權 10 年（並與「聽從煽惑逃叛」判處有罪部分，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20 年，褫奪公權 10 年），所有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刑期自 39 年 5 月 25 日至 59 年 4 月 22 日。申請人認上開「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部分，當事人遭不當審判，於 112 年 4 月 14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

二、所涉刑事有罪判決要旨

（一）按判決書事實欄所載：被告劉○俊原係海軍前聯榮艦信號上等兵，38 年 11 月間聯榮艦叛變時，被叛徒煽惑逃叛經匪訓練 9 星期後仍派原職，39 年 5 月 19 日以原職調任匪

果敢（桂山）艦服務。後於 39 年 5 月 23 日進犯萬山群島，嗣因該艦被我軍擊毀，被告棄船逃登垃圾尾島被俘，解部訊辦到案。

- (二) 判決理由部分：被告劉○俊 38 年 11 月 5 日聯榮艦叛變之際雖未參加，但事後被煽惑逃叛受匪訓練並復原職。39 年 5 月 19 日匪因攻擊萬山將被告等調匪果敢（桂山）艦，因艦被我軍擊毀當場俘獲，經訊據供稱附匪來犯本非心願，事出被迫，不無可憫，依法酌減其刑予以自新之路。

理 由

- 一、本件當事人受前開判決罪刑中「聽從煽惑逃叛罪」部分，業經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下稱補償基金會）認定後，已以「該判決僅因柳、李二被告將艦開往廣州，劉君於該艦任上等兵，而無具體證據證明劉君有投匪之意思，難認有實據」，予以補償在案，是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此部分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並業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107 年 12 月 7 日公告（序號：2-0237）至「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部分，雖經補償基金會以「本案確有實據」而駁回補償之申請，惟因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所規定之補償要件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之平復要件並不相同，本部與補償基金會亦各有職掌，本件自不受補償基金會前開駁回補償申請之決定所拘束，合先敘明。

二、調查經過：

- (一) 本部調閱補償基金會經促轉會移交本部之 003772 號申請補償金案（受裁判者劉○俊）相關調查資料，本部並以上開檔案為本件論據。
- (二) 本部於 112 年 8 月 10 日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調

閱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王桂儒等叛亂案」，該局於 112 年 8 月 15 日檢送上開案卷，並於 112 年 9 月 18 日函同意本部翻拍尚未數位化之國防部「萬山群島方面戰鬥經過」1 卷，本部已於 112 年 9 月 27 日至該館借閱及翻拍檔案。

一、處分理由

(一)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威權統治時期，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1. 按「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二、前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及「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第 3 項第 2 款及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
2. 次按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 225 號刑事裁定略以：「自『促進轉型正義』乙詞，顧名思義，即知係因攸關社會正義理念的舊時代法律思潮，已遭揚棄，演進轉變出新

的法律思潮，例如德國納粹時期的優生絕育、同性戀處刑判決（見該條立法理由第3點），不合現代時宜，故當指具有還原歷史真相或促進社會和解，而富有政治性法意識型態的刑事案件。至於經普通（非軍事）法院審判之一般純粹、無政治色彩的犯罪刑案（例如非法吸金、違反銀行法，向認應受禁制，迄今未變），只能依循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濟，無該條例適用餘地。」最高法院藉由其法律解釋權，將德國法制中的「政治性」納入促轉條例之「國家不法行為」內涵，為適用促轉條例之範疇劃出外延界限。故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所稱「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威權統治時期，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3.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我國憲法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然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5項及本院釋字第381號解釋），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概念之依循。

（二）本件係威權政府為鞏固其威權統治之目的而為之刑事審判案件

1. 查本件判決認當事人「以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罪部分係構成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當時有效之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及第 101 條第 1 項：「以暴動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惟當事人於聯榮艦叛變當時被關在士兵艙內，至廣州始獲釋，雖有接受敵方訓練、以原職調任敵艦並隨船進攻萬山群島等一連串行為，惟衡諸當時國共內戰之背景，當事人係遭叛變主謀之裹脅而投共，其僅係一介士兵，復與投共之地（廣州）無任何地緣關係，除被動任由共軍安排外，似無自由選擇空間可言。不僅於同案被告等之訊問筆錄中，均未提及與當事人間具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本件判決理由亦肯認當事人「附匪來犯本非心願，事出被迫」，益證應與前述罪名之構成要件尚有未合，當事人卻仍被以叛亂罪論罪處刑。由此可知威權統治當局無論投匪是否出於被迫，即逕認當事人有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犯行。堪認此係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基於維護威權統治秩序本身，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之行為，顯屬為鞏固威權統治目的所為之追訴。
2. 次查卷內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 39 年 6 月 26 日（卅九）駒字第 0778 號發予軍法處之公函提及：「查萬山戰役匪

俘中有原在本軍服務之官兵多名茲特指派……前來分別訪問以便撰文印發各單位官兵並在報章發表以擴大宣傳效果」，雖卷內未附訪問內容及後續完成之宣傳文件，惟應可推測軍事機關為向海軍各單位官兵昭示威權政府不容冒犯之地位，除先透過刑事追訴方式嚴懲當事人等，亦將本件撰文佈達，以確保其統治威信，是本件應與威權政府為穩定政權正當性，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有關。

(三) 本件判決關於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部分，法官於審判過程中並未就當事人有無叛亂之行為及意圖詳予查明，判決理由亦未敘明構成要件即率行論罪，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公平審判原則

1. 按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是人民行使憲法所保障各項自由權利之基礎，故該條對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設有嚴格之條件，不僅須有法律上依據，更須踐行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規定，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訴訟制度須賦予人民足夠的程序保障。人民於訴訟程序中所享有之聽審權，屬於前述之程序保障之一環。就刑事訴訟而言，聽審權彰顯被告之程序主體地位，避免被告淪為俎上魚肉，任人宰割，以保障其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聽審權之內涵包括「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刑事被告所享有之請求注意權，係指法官對被告之陳述負有詳加注意之義務，因此審判程序中，法官必須全程在場，聽取並理解被告之陳述，亦須加以回應，亦即調查被告之辯解，並在判決理由中交代為何採信或不採信被告之陳述，否則無從檢驗法

官確實已盡前述注意義務。即使是在威權統治時期，上述聽審權保障仍為最高法院判決先例所肯認，有該院 48 年台上字第 1325 號刑事判決先例要旨：「原審未於審判期日，就上訴人否認犯罪所為有利辯解事項與證據，予以調查，亦不於判決理由內加以論列，率行判決，自屬於法有違。」可參。

2. 憲法第 80 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之干涉，唯本良知，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職權（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參照）。所謂依據法律審判，自包含認事及用法。易言之，法官不但應於其所審判之案件中認定事實，並應解釋案件中應適用之法規範，進而將其適用於案件事實。故解釋法規範是法官的天職。法官應以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等方法，探求法規範之意旨，並有義務於判決書中說明其法律見解。若法官於判決書中竟不解釋、說明法規範之意涵即逕予適用，則不但未盡其說理義務，易滋濫權，更難謂已符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要求。尤其，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復經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明定。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參照）。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

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刑事審判既係行使國家刑罰權之程序，則法官更應就其所適用法規範之意涵表示見解，俾外界得檢視其解釋適用法律是否正確、有無擴張或類推解釋刑罰法律致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否則無以確保刑事審判程序之實質正當。

3. 次按 34 年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此即現代國家所要求的「依證據裁判原則」。可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須具備證據能力，並依法定程序調查。
4. 再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必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69 年度台上字第 4913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然證據之本身如對於待證事實不足為供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仍採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自與採證法則有違（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4022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5. 又按故意犯若屬意圖犯者，則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出於法定意圖，而故意實現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之行為，始屬意圖犯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否則，行為人出於構成要件故意而為的行為，縱然符合客觀不法構成要件的全部構成

要件要素，但並不具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明定的不法意圖者，則仍非屬意圖犯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參林山田著《刑法通論》（增訂九版））。

6. 查本件判決既認定當事人行為構成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之罪，法官自應就該條規定係何所指詳予解釋，並交代其如何依證據認定客觀上當事人確有該叛亂之行為，且當事人於行為之當下，主觀上認識到其行為係犯叛亂而仍有意為之，且二者間須能對應。若有罪判決書未說明所據刑罰法律之犯罪構成要件意涵，或未交代憑何等證據認定事實，進而涵攝足以該當犯罪構成要件，則不僅構成判決理由不備，而且易滋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刑罰法律，而有違罪刑法定、無罪推定原則，致案件之追訴、審判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7. 惟該判決之理由欄內並無對該條規定為何解釋，亦未說明當事人因何事實已足構成前揭罪名內涵諸如「意圖」、「竊據國土顛覆政府」、「暴動」及「著手實行」等要件，僅提及當事人遭煽惑逃叛受匪訓練並復原職，而後因匪攻擊萬山時，將被告等調匪果敢（桂山）艦，因艦毀受俘，經訊據當事人供稱「附匪來犯本非心願事出被迫」而稱其不無可憫予以減刑，從而未對構成要件之涵攝加以論述，在觸犯該罪與否尚未臻明確下，即進入論罪量刑之階段，可見本件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亦違反「依證據裁判原則」，致當事人所受軍事審判遠非實質正當，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8. 次查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王桂儒等叛亂案」卷，當事人

39年6月24日於該部法庭訊問筆錄內容略以：其於聯榮艦柳、李等人叛變當時被關在士兵艙內，到廣州才被釋放，是被迫投匪後又隨船前往萬山，並不知該地有國軍防守，被捕當時手中無武器，亦未參與作戰。可見當事人於訊問過程中曾抗辯其並無「附匪叛亂」之意圖，其隨共軍來犯時，主觀上亦未具有「竊據國土」之意思，且本件判決待證事實之主要證據既僅出自當事人自白，依其所述，亦皆與前揭罪名所設「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之構成要件顯無必然關聯。是本件判決僅憑前述所謂自白逕認定該當叛亂罪名，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9. 惟海軍總司令部39年6月27日(39)翌晏字第0888號判決書中，法官卻未交代不採納當事人抗辯之理由為何，致難以檢驗法官是否確實已盡前述注意義務，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該事實，亦未考量其期待可能性等因素下，即逕為不利當事人之認定，容有侵害當事人享有之請求注意權，未能盡到客觀性義務及澄清義務，而與憲法第8條及第16條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公平審判原則未符，尤滋刑罰權濫用之疑慮，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二、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有理由，爰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26條，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1 1 日